

廣 郭 南

華 經 傳  
子 翼

莊 莊 釋



Z121

1

:0549

南

華 經 傳 釋

周金然 著

60627

中華書局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南華經傳釋

周金然纂金然，字礪菴，號廣菴，又號越雪。江甯上海人。康熙壬戌進士。選庶吉士。歷司經局洗馬。有飲醉堂文集。

余嘗以中庸釋大學，以金剛釋心經，以南華釋道德，稱三教經傳，有駭之疑之者，遂祕不敢示人。今歸閔南華，則自經自傳不自祕也。而千載無人覩破，蓋其意盡於內七篇，至外篇雜篇，無非引伸內七篇，惟末篇自序耳。錯而觀之，其意較然，詎復須注哉？因定內七篇爲經，餘篇析爲傳，自注自釋，庶幾參漆園之獨解焉。

逍遙遊第一 秋水 馬蹄 山木

豁開眼界廣宗明大也。大則無可用，無可用則無困苦。大鵬大雲大椿大瓠大樹，大而御風，乘雲氣，御飛龍，無用之用，皆天游也。何其逍遙也。秋水篇正發揮大小之辨，故謂衆小不勝爲大勝也。濮水濠梁，彷徨乎無爲，逍遙乎寢臥也。馬蹄篇反言以見趣，謂飛天莫若鵬，行地莫若馬，馬受羈衡，繫其渾沌，便失逍遙之趣也。山木篇就無所用安所困苦下一轉語，謂鴈何以不鳴，殺何以不鳴，乘道德而浮游，一龍一蛇，與時俱化，匪可以材不材論也。故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此所以貴逍遙也。上三篇即逍遙遊傳注也。

齊物論第二 徐無鬼 列陽 外物

南華經傳釋

銷落彼耦導入化樞也。前云嗒然似喪其耦後云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樞兩耦則不齊一樞則無耦若橫直妍媸成毀多寡喜怒是非有無大小壽夭居食利害死生哀樂寤覺形影以至胡韓莊周皆耦也吾卽我無耦也喪之則齊齊者天不齊者人不齊之齊亦大也故云大均天府天倪也徐無鬼篇土之質若亡其一亡一者我喪彼耦也儒墨四惠子五皆自侈立言耦於物而不化故云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若循照冥樞則物齊矣則陽篇謂日與物化一不化又物化一轉語也不化者蠻觸也物化而一不化窮則反終則始無窮無始與物同理是其旨也外物篇謂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是爲兩陷以必外物故也無對則無必而物齊矣上三篇卽齊物論傳注也。

養生主第三刻意

繕性  
至樂  
達生  
讓王

離物觀我得全於天也庖丁忘牛而善刀右師忘介而善獨所善者神也火也不遁於天故不知其盡也。刻意篇全解養神卽老子之谷神不死故云純素之道與神相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繕性篇謂智恬交養而和出其性不以有涯逐無涯也若喪己於物謂之倒置之民至樂篇去形去智冥乎無爲出機入機本無生死所謂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達生篇謂養形不足以存生遺生而生存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合精神爲主故得全於人也讓王篇謂養志忘形致道忘心勿危身殉物所以尊生然有讓王而殉名者而生亦不尊也已上五篇卽養生主傳註也。

人間世第四  
皮囊楚  
漁父

妙用無我。世出世間也。謂虛謂託謂與爲嬰兒。謂無用之用。妙在不絕跡而無行地也。庚桑楚篇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又忘人因以爲天。所謂託以養中也。漁父篇又露一真字。惟真可以遊世。而無陰陽人道之患。故云慎守其真。則無所累。上二篇卽人間世傳注也。

德充第五解釋  
列禦寇

形骸脫盡。真我現前也。謂非愛其形。愛其天也。天全則德全。故舉哀駘支離無脈。以明遊於形骸之內。不如遊於形骸之外也。駢拇篇謂出于性而侈於德。不擢德塞性以取名聲。惟遊於道德之間。上不爲仁義之操。下不爲淫僻之行。則德充必符矣。列禦寇篇謂能使人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以不徵徵其微也。不徵倡進充符一步。說充不必符。符不必充。正是充符義也。上二篇卽德充符傳注也。

大宗師第六解釋  
天道 天運 知北遊  
蓋跖

復歸原本。道法自然也。人有爲。天無爲。人知所知。天知所不知。烏知人之非天。天之非人。祇在生死關頭。一勘破耳。田子方篇東郭禰子爲田子方之師。而不以姑工爲師。引起宗師之義。中言孔子師老聃。顏回師孔子。歸於至人。目擊而道存。龍自得師也。天道大運三篇大略以虛靜恬淡寂寞莫無爲爲萬物之本。道德之至。欲掃禮法刑名之術。以至六經糟魄而歸於生天生地神鬼帝天可傳不可見之妙。知北遊篇直指至道不落言詮。故謂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若蠻鈞梯磾等皆落言詮者也。盜跖篇非詆孔子。祇因拘儒不善用孔子之道。故借以爲盜跖所笑。皆寓言也。以上五篇卽大宗師傳注也。

應帝王第七胠篋 說數 在宥 王地

內聖外王化道無始也。不鑿混沌，自能遊於無有。若藏仁要義，則混沌死而天下脊。脊多故矣。胠篋篇極發鑿混沌，論亂天下之狀。治外則愈，不治也。聖人不死，大道不止。憤激乎大道，不得不歸咎聖人。亦非實言也。說劍篇信安坐定氣，形就心和，達之乎無疵。見聖人之治天下如舞劍也。在宥篇謂在恐天下之淫其性，有恐天下之遷其德。渾沌未始出吾宗。宗字即下玄宗也。天地篇乃點出一玄字，借爲因。赤水得玄珠，謂其合縉縉若愚。若昏謂玄德同於太順，蓋以玄爲宗也。玄出於老子，宗於莊子。謂莊不宗老子，亦非也。其謂渾沌死以抽絲之假。若治內不治外，則渾沌不死矣。以上四篇或反解，或正解，皆應帝王傳注也。

凡外雜共二十有六篇，其二十四篇總是解內七篇。內七篇由曠觀而後忘賓，忘賓而後得主，得主而後冥世，冥世而後形真，形真而後見宗，見宗而後化成節合，珠聯七篇。又只是一篇，至末寓言篇，乃莊子自述其篇中之言，有寓有重，有卮，使人勿錯眼光也。天下篇乃莊子自敍立言之宗，援引古聖賢，至於百家，各有品第。唯稱老子爲博大真人，稱孔子爲聖人，顏回子貢爲君子。其言汪洋自恣，欲獨立天地之間，自爲一家。若不宗老子，然自稱其道爲變化無常，自稱其書與天地精神往來，雖奇瑋參差，而一歸於宗，更未之有盡。豈能外於老子哉？而謂莊非宗老，安宗哉？若至惠施、顏闔、公孫龍，皆辯士，而惠施最相知，如觀魚之樂，與五車善辯爲名。是師有老子，友有惠施，老莊莊惠千古同心，不朽矣。昔人謂

莊子乃天地間一大秀才。正謂其汪洋自恣也。汪洋自恣定於太史公。謂大抵皆寓言是矣。又謂其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豈盜跖生孔子之前。而謂孔子将其羣幾不免虎口哉。是史公猶未會其寓言也。蘇子瞻子由王介甫呂吉父評論言人人殊。獨子瞻曰。人知莊子之粗者。其精者當自有在。余謂讀者莫若細味莊子所云孟浪之言。妙道之行。自描自寫。自經自傳也。作南華經傳釋。